

DOI:10.13288/j.11-2166/r.2025.09.003

当代名医

艾儒棣基于“形气神一体观”辨治皮肤瘙痒症经验

宋玮¹, 杨天琳¹, 周水涵¹, 张洁², 余倩颖¹, 肖敏¹✉ 指导: 艾儒棣^{1,2}

1.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 39 号, 610072; 2.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摘要] 总结艾儒棣教授基于“形气神一体观”运用角药内服联合外治法辨治皮肤瘙痒症的经验。认为“形气神失调”为皮肤瘙痒症的核心病机, 其中心神不宁为发病之始, 气机失司为致病关键, 形之改变为发病之表征。治疗宜遵循“复形-理气-调神”的原则, 内外合治, 虚实分治。实证由邪扰心神所致, 根据风火、湿热、血热的不同, 分别给予桑叶-桑白皮-龙齿疏风泻火、重镇安神, 地肤子-青蒿-檀香清利湿热、芳香醒神, 牡丹皮-川芎-水牛角凉血活血、清心宁神; 虚证由心神失养所致, 根据气虚、血虚的不同, 分别给予黄芪-浮萍-五味子益卫固表、补气化神, 制何首乌-菟藜-首乌藤养血润燥、益心安神。外治综合运用药浴、刮痧、耳穴等中医特色疗法, 其中自拟止痒洗方加减药浴重在复形, 霍霍巴油刮痧重在理气, 王不留行耳穴压籽法重在调神, 以达形气神同治之效。

[关键词] 皮肤瘙痒症; 角药; 形气神一体观; 药浴; 刮痧; 耳穴疗法; 名医经验; 艾儒棣

艾儒棣(1944—), 男,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第二届全国名中医, 第四、五、六、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医皮肤科临床工作 50 余年, 善用溻渍、药线点灸、酊剂、膏药等特色制剂治疗原发性皮肤淀粉样变、慢性湿疹、神经性皮炎、荨麻疹等瘙痒性皮肤病。作为“四川文氏皮外科流派”第四代传人, 其不断凝练皮肤瘙痒症病因病机, 提出分型辨治思路, 总结出角药配伍内服联合药浴、刮痧、耳穴等外治法的综合诊疗方案。

瘙痒是一种引起搔抓的独特不适感觉, 是皮肤病和系统性疾病常见症状^[1]。皮肤瘙痒症呈阵发性、游走性, 尤以夜间为甚, 往往因情绪变化、环境温度、饮食不慎、洗浴过度甚至某种暗示, 使瘙痒发作或者加重^[2]。初期并无皮疹, 由于不断地搔抓, 病久则可出现皮肤抓痕、血痂以及色素沉着, 甚至局部皮肤干燥粗糙, 发生湿疹样变和苔藓样变^[3]。西医多采用抗组胺药、激素类药物等对症治疗^[4], 虽能暂时缓解瘙痒症状, 但停药后易复发, 且抗组胺药易引发头昏、反应能力下降等不良反应^[5]。

中医学有“无风不作痒”之说, 瘙痒往往多从风而论, 故皮肤瘙痒症被归为中医学“风痒”“风痒”“血风疮”范畴。本病主要病机为气血、阴液亏虚, 化燥生风, 复感外来邪气, 内外合邪^[6], 多采用补血润燥、祛风止痒之法治疗^[7]。临床观察^[8]显示, 皮肤瘙痒症患者易合并焦虑、抑郁, 且焦虑、抑郁的严重程度与瘙痒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据此艾儒棣教授认为, 皮肤瘙痒症始于神乱, 神不御气, 扰乱脏腑气机, 郁热内扰而发, 故促进患者心神内守对本病的治疗和康复至关重要。《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载:“心寂则痛微, 心躁则痛甚, 百端之起, 皆自心生, 痛痒疮疡, 生于心也。”因此, 艾老师治疗皮肤瘙痒症从“形气神一体观”出发, 遵循“复形-理气-调神”的基本治则, 临证常运用角药配伍内服联合自拟止痒洗方加减药浴、霍霍巴油刮痧、王不留行耳穴压籽法等中医特色疗法, 内外合治。现将其临证经验总结如下。

1 “形气神失调”为皮肤瘙痒症核心病机

《淮南子·原道训》言:“夫形者, 生之舍也, 气者, 生之充也, 神者, 生之制也。”相关论述阐释了形气神思想的内涵。形气神是相互关联的一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二届全国名中医工作室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发[2022]5号);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研究专项(2023MS526, 2024MS173, 2024MS322)

✉ 通讯作者: luckyamy2005@163.com

体,既是中医整体观的体现,也是中医从物质形态、能量功能、精神思维三个层面认识人体的认知体系^[9]。通常情况下,疾病的产生都始于无形的神,再到气,最后造成形的改变^[10],皮肤瘙痒的发生亦是如此。邪气内扰心神或七情内伤、五志不遂等均可致气机壅滞,气血失和,失其濡煦之职,以致化燥生风或藩篱不固,再加外邪侵犯,内外合邪而引发皮肤瘙痒。

1.1 心神不宁为瘙痒发病之始

心神主导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过程^[11],如《灵枢·本神》之“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类经·情志九气》载:“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赅志意。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强调心为一切精神生命活动及神经意识的主宰,具有统率全身各组织器官功能的作用。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含有丰富的感觉神经末梢,若“心神受扰”或“神乱不宁”皆可出现皮肤感觉的异常,皮肤瘙痒症即为心神任物失常的表现。心神接受外界刺激而产生情绪反应,神活动于内,情表现于外,故七情属于神的活动。临床上剧烈的瘙痒使患者出现心情烦躁、焦虑、抑郁以及失眠等症,进一步扰乱心神,二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正如《素问·四气调神论篇》所载之“形伤神,神伤形”。

1.2 气机失调为瘙痒产生之关键

《灵枢·刺节真邪》载:“虚邪之中人也……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提示风挟他邪客于肌肤腠理,气机不畅而引起剧烈瘙痒。艾老师认为,皮肤瘙痒症气机失司与心神内扰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虚实两个方面。实则由风火相煽、湿热内蕴、血热炽盛等扰动心神,或伴有情绪急躁、易怒等七情失调症状,进一步心神妄动,体内气机紊乱、郁滞,气血失和而不能达表,郁火内生,蒸达于外,耗伤津液,肌肤被灼,失于濡养而致瘙痒;虚则由素体气血、阴液亏虚,或伴有思虑过度、抑郁等情志活动,使心神、气血暗耗,正气不充则肌表经络之卫气无源,外风易侵入皮肤腠理,正气衰弱无力,不足以驱邪达外,故气血与风邪搏结,滞于肌肤之间,而见皮肤瘙痒。因此,气机失调乃皮肤瘙痒症的中间环节,亦为致病之关键。

1.3 形之改变为瘙痒发病之表征

形乃气之聚,是精气神的载体,亦是人体内部病理状态的外在征象。皮肤瘙痒症“形”的失常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一为形神失调。《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积聚总论》载:“人形精神与营卫气血津液,出入流通,谓夫腠理致密”,指出神机依附于气血津液流通运转,即通过腠理完成升降出入的活动。可见腠理、毛窍是心神在肌表发挥功能的微观形态学结构^[12]。若腠理开合不利,则神无所用而不隧其机,心神所主的“形”亦失常。二为形气失调。形由气化生而来,气形转化正常是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13]。若气形转化失司,则机体新陈代谢紊乱,表现为气机逆乱,营血、津液不得布散而变生痰瘀。于皮肤瘙痒症而言,病程日久局部腠理气机失司、津气阻滞而产生痰湿、血瘀等病理产物,故皮肤瘙痒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红斑、丘疹、风团等皮损表现^[14]。

2 以“形气神一体观”为指导内外合治皮肤瘙痒症

针对皮肤瘙痒症“形气神失调”的核心病机,其治疗不能仅局限在治“形”层面,应重视对患者“心神”的调控。以“形气神一体观”为指导,内治宜根据邪扰心神、心神失养等不同情况,运用固表止痒、芳香理气、调养心神等角药配伍进行辨治;外治综合运用自拟止痒洗方药浴以治形、霍霍巴油刮痧以调理脏腑气机、王不留行耳穴压籽法以调养心神。

2.1 角药内服分型辨治

2.1.1 风火扰神:桑叶-桑白皮-龙齿 风为百病之长,多兼夹他邪侵袭肌表,其中风热、风燥之邪本已具有风火的特点,风寒、风湿外乘,气机郁遏,阳气阻于体内,不能透解,亦可化火生风。因此,病程初期诱因虽各不相同,但皮肤瘙痒症反复发作,后期皆可出现皮肤干燥、遍身瘙痒、痒无定处,或伴见红斑、肿胀、斑丘疹等“风火”之象。风与火,其性属阳,风助火势,火随风涨,风火相煽,内扰心神。若风火不能及时向外透散,积聚日久而突然外泄,则表现为红肿、瘙痒等症。对于风火郁遏、内扰心神而发皮肤瘙痒者,艾老师常用桑叶-桑白皮-龙齿疏风泻火、重镇安神。桑叶性寒,味甘、苦,具有轻清疏散、清热祛风之效。临床上艾老师多取霜桑叶,认为其禀受秋天收敛、清肃之性,能更好地发挥疏风泻火之效。桑白皮,性寒、味甘,可入肺经而发挥清泻肺热、利水消肿之功。桑白皮取材于桑树的干燥根皮,同人体皮肤一样,为机体之藩篱、卫外之屏障,艾老师运用取象比类法,发挥其“以皮达皮”之特性治疗皮肤瘙痒症。

龙齿性凉、味涩甘，《药性论》谓其能“镇心，安魂魄”。现代药理研究发现，龙齿可降低正常小鼠体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水平，具有安神、抗焦虑的作用^[15]。临床常用桑叶 10~15 g、桑白皮 9~15 g、龙齿 10~30 g 于中药复方中。桑叶疏风散热，以宣肺为要，桑白皮利水消肿，以降气为主，二者配伍一宣一降，具有调理气机升降之功，以复腠理开合之权，再佐以龙齿重镇安神之品，达到形气神同调之效。若患者痒无定处，游走不定，遍身作痒者，可加蜈蚣、僵蚕、乌梢蛇、刺猬皮等加强祛风止痒之力；若瘙痒夜间尤甚，眠浅易醒者，加珍珠母、牡蛎等加强重镇安神之力；若瘙痒遇热加重，伴口渴、尿黄者，加白鲜皮、马齿苋、重楼等清热解毒之品。

2.1.2 湿热扰神：地肤子-青蒿-檀香 湿邪内生，日久郁而化热，湿热交阻，阻滞气机，循经上扰心神，使神不内舍，湿热久蕴于肌肤，则表现为丘疹、水疱，浸淫成片，湿腐作痒，甚或抓破糜烂、渗出。针对湿热郁肤、上扰心神的病机，艾老师常用地肤子-青蒿-檀香清利湿热、芳香醒神。地肤子味辛、苦，性寒，质地轻清，能上行达表，去肌肤积热，又可苦寒走下，清利湿热，引肌肤湿热随小便而下。临床上艾老师对于老年皮肤瘙痒者善用炒地肤子，认为炒制后既减其寒凉之性以防苦寒败胃，又助其辛散达表，可增加止痒之功。青蒿性寒、味苦，可芳香逐秽，醒脾理气，斡旋中焦气机，清泄困郁脾胃之湿邪，以达和解枢机之效。檀香辛温，入脾、胃经，具有行气调中、散寒止痛之效。艾老师治疗热性皮肤病主张“治热以温”，即在清热的基础上灵活佐以温热之品，促使湿热邪毒消散。临床常用地肤子 20~30 g、青蒿 10~15 g、檀香 3~5 g 于中药复方中。檀香可制约地肤子、青蒿寒凉之性，使药性凉不遏邪、温不助热。三者配伍，地肤子清热祛湿以止痒，青蒿宣化透散以理气，檀香芳香达窍以醒神，兼顾复形、理气、调神，以恢复形气神一体同调。顽固性皮肤瘙痒病程缠绵，若皮肤苔藓样斑片、状如松皮者，此为湿瘀互结，可加威灵仙、丹参、鸡血藤、桃仁等活血化瘀；若口干口苦、溲赤便秘者，此为病久伤阴，可加南沙参、石斛、麦冬等顾护阴液。

2.1.3 血热扰神：牡丹皮-川芎-水牛角 《素问·刺禁论篇》曰：“心部于表。”心主血脉，血热炽盛，则扰及神明，鼓动气血，流窜肌表，熏灼肌肤，表现为皮疹色红、肿胀、自觉灼热、焮红作

痒。皮肤瘙痒症因血热扰神而发者，艾老师常用牡丹皮-川芎-水牛角凉血活血、清心宁神。牡丹皮苦辛、微寒，辛以散结聚，苦寒除血热，可凉可散，清热凉血而无凉遏之忧，散瘀行血而无伤阴之患。《四圣心源》载：“癩风者，风伤卫气而营郁未尽泄也”，认为卫表闭塞则营气不得外发，进而血热郁蒸肌肤，发为瘙痒，治以牡丹皮“达木郁而清风，行瘀血而泻热”（《长沙药解》）。艾老师临证常用牡丹皮 10~15 g 凉血透热、活血散瘀治疗血热型皮肤瘙痒。川芎辛温，味薄气雄，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之效，因其辛香走窜之性，《医学衷中参西录》谓其“温窜相并，其力上升、下降、外达、内透无所不至”。川芎秉性升散且功效和缓，艾老师常用剂量为 9~12 g。水牛角苦咸、性寒，专入血分，具有清心、凉营、定惊之功。临床上以切片煎服，常用量为 15~30 g，宜先煎 2 小时以上，或以水牛角浓缩粉冲服，每次 1.5~3 g。三者配伍，牡丹皮重在止痒、川芎重在理气、水牛角重在调神，达到形气神统一之效。若皮肤焮红作痒，伴发红疹，疹色鲜明，为血热妄行，可加白茅根、侧柏叶、栀子等凉血止血；若皮肤瘙痒伴低热缠绵，此为热伏阴分，可加鳖甲、生地黄滋阴清热。

2.1.4 气不敛神：黄芪-浮萍-五味子 《类经图翼·大宝论》载：“神由气化。”若气虚运血无力，不能上荣于心，则心失所养，神不在位，肌肤失去津气的润泽，可见皮肤干燥粗糙，变厚作痒，光泽差，易起白屑、皲裂，临证常用黄芪-浮萍-五味子益卫固表、补气化神。黄芪味甘、性微温，生黄芪益卫固表力强，炙黄芪补脾益气。艾老师常将生黄芪与炙黄芪合用，二者相须配伍，表里兼顾。临床常用量一般分别从 15 g 开始，只要热象不显，可逐渐加大用量至 60 g。浮萍性寒、味辛，质轻上浮而发散，向外趋表，可宣达气机、开发腠理，促进邪气外达而止痒，临床常用量为 15~30 g。黄芪与浮萍寒温并用，有开有合，共奏益气祛邪、通调气血之功。五味子味酸、甘，性温，具有益气生津、补肾宁心之功，常用剂量为 10~15 g。药理研究表明，五味子水提物、醇提物或醚提物，均有显著的安神助眠功效^[16]。三者合用，黄芪益气固表，浮萍理气止痒，五味子宁心安神，并可制约浮萍之辛散，达到形气神三者并调的目的。若表虚不固、易感外邪者，可与防风、白术等同用；若气虚汗出明显者，可加牡蛎、麻黄根等固表敛汗；若纳呆便溏、腹胀、倦怠乏力，脾气亏虚明显者，可加麸炒

白术、茯苓、山药、砂仁等健脾益气。

2.1.5 血不养神：制何首乌-蒺藜-首乌藤 《丹溪心法·惊悸怔忡》载：“人之所主心，心之所养血，心血一虚，神气不守。”心血不足，神机失去舍藏则易耗散。皮肤亦受心血的濡养，若津枯血少，失润化燥，则皮肤干燥脱屑、瘙痒难耐，可伴见抓痕或血痂，艾老师常用制何首乌-蒺藜-首乌藤养血润燥、益心安神。制何首乌味甘而涩，性微温，既能养血益精、填补肝肾，又能收敛精气，且性质温和，不寒不燥，无滋腻之弊，为滋补良药。蒺藜味苦辛，性微温，归肝经，可平肝祛风止痒，相较其他祛风药，更长于疏肝理气。艾老师强调，蒺藜兼有活血之功，正合“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医宗金鉴》）之意。因此，蒺藜集疏肝理气、活血祛风、止痒为一身，适用于皮肤瘙痒见肝郁气滞、血行不畅者。首乌藤味甘、微苦，性平，具有养心安神、祛风通络的作用。制何首乌守而不走，蒺藜、首乌藤善行不守，三者配伍益精血、通经络、安神止痒。临床常用制何首乌 15~30 g、蒺藜 6~15 g、首乌藤 3~5 g 于中药复方中。若顽固性皮肤瘙痒伴皮肤肥厚干燥者，既有慢性皮肤病“久病多瘀”“久病入络”的特点，又有血虚不能滋养肌肤的表现，艾老师往往借助藤类中药“能循经络，无微不到”的特点^[17]，运用鸡血藤、络石藤、钩藤等，取其养血、活血、通络、止痒之功；若面色少华，舌淡少苔，脉细弱，血虚甚者，可加党参、黄精等补气生血。

2.2 皮肤瘙痒症的外治思路

2.2.1 自拟止痒洗方药浴，重在复形 药浴是借药物、热、浴，作用于全身肌表、局部、患处，并经吸收，循行经络血脉，内达脏腑，由表及里，从而对机体发挥治疗效应的一种外治方法^[18]。因皮肤瘙痒病位在表，药浴之法可使药物开腠理、宣邪气、达病所。《外科精义·湿溃疮肿法》载：“夫湿溃疮肿之法，宣通行表，发散邪气……此谓疏导腠理，通调血脉，使无凝滞也。”对于顽固性皮肤瘙痒，可选用艾老师经验方止痒洗方药浴，该方由苦参 40 g、石菖蒲 30 g、蛇床子 30 g、地肤子 30 g、大枫子 15 g、威灵仙 10 g、土茯苓 10 g、薄荷 9 g、猪苦胆 1 枚、冰片 3 g 组成。方中重用苦参清热解毒，石菖蒲、薄荷、冰片开发腠理，蛇床子、地肤子杀虫止痒，大枫子疏风散邪，威灵仙活血通络，土茯苓解毒除湿，猪苦胆润燥止痒，共奏疏风开腠、杀虫解毒、润燥止痒之效。若痒甚者，可加麻

柳叶 30 g、白矾 15 g、花椒 1.5 g 增强止痒之效；若头部瘙痒、固定不移者，可加芒硝粉 9 g，增加消肿止痛之功；若皮损见脓水者，可加蛤壳 15 g、白芷 30 g，增强清热止痒之效；若皮损见鲜红斑丘疹、渗出、水疱者，此为湿热并重，苦参加量至 60 g，再加黄柏 10 g、桉叶 15 g 增强清热解毒祛湿之效；若皮肤干燥、脱屑，伴见舌质淡、苔薄、脉细者，此为阴血亏虚，去大枫子、蛇床子以防伤阴；会阴部瘙痒者，可加狼毒 3~6 g 增强杀虫止痒之力。制备方法：除猪苦胆以外，其余诸药加水 2 L 浸泡 20 min 后煮沸 30 min，用纱布过滤取液，再加水至 900 ml，新鲜猪苦胆挑破兑入药液中，冷藏备用。用法：无菌纱布 6 层蘸适量药液湿敷于皮损处，或将患处浸泡于药液中，药液温度 37℃ 左右，每次 20 min，每日 1 次，连续 14 次为 1 个疗程。注意事项：1) 局部皮损糜烂、渗出者，不宜使用本法，以防感染；2) 对止痒洗方中药物过敏者，禁止使用此法；3) 药浴后清水洗净并涂抹护肤乳，起到润肤作用。

2.2.2 霍霍巴油刮痧，重在理气 刮痧是指运用特制的刮痧器具，蘸取一定的刮痧介质后，在体表进行反复刮动、摩擦，使皮肤“出痧”的治疗方法。该法通过刺激皮肤和经络，可以调整体内的气机运行，促进脏腑功能恢复平衡，达到经脏同治、身心同调的治疗效果^[19]。艾老师善用刮痧疗法治疗皮肤瘙痒症，取穴以足太阴脾经、足少阳胆经、手阳明大肠经、督脉为主，具体包括：1) 颈部穴位取双侧风池；2) 背部穴位取大椎、身柱、至阳；3) 上肢穴位取双侧曲池、手三里、合谷；4) 下肢穴位取双侧血海、足三里、漏谷、商丘。本法具有调理气机、通络排毒之效。刮痧时需要涂抹刮痧介质，既润滑、保护皮肤，又增强皮肤的渗透作用^[20]。临证常运用霍霍巴油作为刮痧介质，其化学成分与人体皮脂成分非常相似，含有丰富的脂肪酸，有较强的亲和力和渗透力，可在皮肤表面形成皮脂膜，且较为安全，几乎不会引发免疫反应或炎症反应，故适用于各种肤质，尤其是过敏性肤质^[21]。操作方法：常规消毒后，取适量霍霍巴油涂抹于刮痧部位，手持刮痧板，与皮肤呈 45° 角刮痧。可先用刮痧板的边角点压双侧风池穴，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宜；再从上向下刮拭背部督脉，采用直线轻刮法刮拭，每侧刮拭 20~30 次为宜，重点用刮痧板按揉背部大椎、身柱、至阳、阿是穴各 1 min，按揉移动半径均不超过 5 cm；再刮拭循行于手臂

外侧上缘的大肠经,从曲池穴刮拭至合谷穴,重点用刮痧板按揉曲池、手三里、合谷各 1 min;最后用刮痧板按揉血海、足三里、漏谷、商丘各 1 min。手法轻重均以患者能承受为度,每周 1 次,连续 4 次为 1 个疗程。注意事项:1) 勿在患者过饥、过饱及过度紧张的情况下施行刮痧;2) 若患者体弱消瘦,背部脊骨凸起者,可以不刮背部穴位。

2.2.3 王不留行耳穴压籽法,重在调神 《灵枢·口问》载:“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耳廓外连躯体,内连脏腑经络,全身脏腑诸疾皆可通过耳反映出来。《医学衷中参西录·人身神明论》载:“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于心。”心气上于脑则产生思维意识活动,故心脑都与神明相关^[22]。脑为元神之府,耳窍通脑,故取耳穴可调神。艾老师临证常用王不留行耳穴压籽法治疗皮肤瘙痒症。具体耳穴如下:心、神门、肝、脾、肾上腺,其中心、神门可宁心安神,肝可调畅情志,脾可健脾扶正,肾上腺通过调整机体阴阳。诸穴合用,相互协调,达到宁心调神的作用。具体操作如下:耳廓皮肤常规消毒,待皮肤干后,左手上托耳廓背部,右手持镊子将预先准备好的 0.6 cm×0.6 cm 王不留行胶布贴于已选定的心、神门、肝、脾、肾上腺等耳穴上,贴压牢固,每次每穴按揉 1 min,每日自行按揉 3 次。按揉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按揉耳穴贴时患者常会产生酸、麻、胀、痛、热等感觉。双侧耳穴同时贴压,保留 7 天,4 次为 1 个疗程。注意事项:1) 对王不留行胶布贴过敏的患者,不适用此方法;2) 贴压期间避免耳廓受水浸湿,以免胶布脱落;3) 贴压后自行按摩时以按揉为主,切勿揉搓,也不宜过度重按,以免损伤皮肤而导致感染。

3 典型病案

患者,男,63 岁,2023 年 8 月 22 日初诊。主诉:全身皮肤瘙痒 3 年。患者 2020 年 8 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全身皮肤瘙痒,自行热敷或增加洗浴次数来减轻瘙痒,未治疗。2021 年 5 月瘙痒逐渐加重,于当地医院诊断为皮肤瘙痒症,予口服盐酸西替利嗪胶囊(每次 10 mg,每日 1 次)、糠酸莫米松乳膏外搽(每日早晚各 1 次),服用 3 月余,起初有效,渐而无效,皮肤瘙痒反复发作,遂来诊。刻下症见:四肢、躯干皮肤薄,触之干燥,缺乏弹性,散在糠状皮屑,无风团,皮肤划痕症(-),皮肤瘙痒呈阵发性,于春冬季节交替之时加重,入夜尤甚,胸

背部可见散在大量不规则皮肤抓痕,少量血痂,沿抓痕有线状色素沉着,下肢可见片状苔藓样变继发皮损,面色不华。自诉皮肤瘙痒呈阵发性,于春冬季节交替之时加重,入夜尤甚,自觉恶风、疲倦,平素性情急躁易怒,每于情绪变化时皮损瘙痒加重,伴有头晕、口干、口苦,纳食尚可,夜间因瘙痒影响睡眠,需要 1 h 入睡,眠浅易醒,每晚睡眠时间不足 5 h,小便调,大便质干难下、二日一行。舌淡红有裂纹、少苔、舌根部苔稍白厚而欠润,脉弦细。西医诊断:皮肤瘙痒症;中医诊断:风瘙痒(气血亏虚、风火内扰、心神不宁证);治以补益气血、疏风泻火、调养心神。治疗方案如下:1) 口服处方:霜桑叶 15 g,桑白皮 15 g,龙齿 20 g(先煎 30 min),黄芪 20 g,浮萍 10 g,五味子 10 g,制何首乌 15 g,蒺藜 10 g,首乌藤 20 g,当归 15 g,决明子 30 g,炙甘草 5 g。7 剂,每日 1 剂,水煎,三餐 30 min 后温服。2) 中药药浴予自拟止痒洗方加减。处方:苦参 60 g,石菖蒲 30 g,地肤子 30 g,威灵仙 10 g,土茯苓 10 g,薄荷 9 g,猪苦胆 1 枚,冰片 3 g,白矾 15 g,花椒 1.5 g,麻柳叶 30 g。7 剂,中药煎汤熏洗,药液温度 37℃ 左右,每天 1 次,每次 15 min。3) 霍霍巴油刮痧,每周 1 次。4) 王不留行耳穴压籽,具体穴位:双侧心、神门、肝、脾、肾上腺,每周 1 次,每日每穴自行按压 3 次,每次 1 min。嘱患者调畅情志,忌食辛辣、鱼腥、油腻类食品。

2023 年 8 月 30 日二诊:服药后皮肤瘙痒较前明显缓解,四肢及躯干皮肤触之较前光滑,入睡时间较前缩短,0.5 h 可入睡,每晚可睡 6 h,口干、头晕较前改善,仍感疲倦、口苦,大便干较前改善、质稍干、每日一行。舌淡红少苔、舌根部苔白厚,脉濡。予初诊方黄芪加量至 30 g,加陈皮 10 g、丹参 30 g、南沙参 30 g,7 剂,煎服法及外治法同前。

2023 年 9 月 7 日三诊:疲倦、口干、口苦较前明显改善,未发瘙痒,胸背部可见散在搔抓后色素沉着,下肢苔藓样变皮损面积较前明显缩小,纳馨,睡眠较前继续改善,每晚可睡 6~7 h,未诉其他明显不适。舌淡红、苔薄白,脉濡。效不更方,继续以二诊方服用 7 剂后停药,煎服法同前。停止刮痧,自拟止痒洗方药浴及王不留行耳穴压籽同前,其中中药药浴治疗 2 个疗程(28 次)后停用,耳穴疗法治疗 3 周后停用。

2024 年 3 月门诊随访,患者皮肤光滑,瘙痒未见复发,无不适症状。

按语：患者年过花甲，精血虚损，气血不达而肌肤失养，加之过度热水洗浴，表皮脂质流失，故可见皮肤干燥；平素性情急躁，心神妄动，使体内气机运行不畅，日久气郁化火，耗伤津液，化燥生风，内不得疏泄，外不得透达，故可见瘙痒；特别冬春季节交替时，外界温度变化剧烈，风邪又盛，卫外不密而风邪外乘，故患者恶风、瘙痒加重；夜卧则血藏，不得充养于肤，血愈虚而风愈甚，风愈盛则痒愈剧，故瘙痒夜甚、不得安卧；患者气血亏虚日久，不得上荣于面，故可见头晕、面色无华；血虚四肢失养，故觉疲倦；阴液无以上乘于口以滋润口腔，加之郁火内扰，故口干、口苦；血虚肠燥，气虚无力推行，故便干秘结。结合舌脉，辨证属气血亏虚、风火内扰、心神不宁，治宜补益气血、疏风泻火、调养心神。方中霜桑叶-桑白皮-龙齿以疏风泻火、重镇安神，黄芪-浮萍-五味子以益气固表、养心安神，制何首乌-蒺藜-首乌藤以滋养营血、养血安神，当归养血活血，决明子润肠通便，炙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合用，益气血、祛外邪、调心神，则痒自止。外治方面，运用自拟止痒洗方加减药浴，霍霍巴油循经刮痧，王不留行耳穴压籽，以达形气神同治之效。二诊瘙痒明显缓解，药已中的，仍口苦、疲倦，故加大黄芪用量以补中益气，加南沙参顾护阴液，陈皮使补益之品不至过于滋腻，以防碍脾。患病日久，多夹瘀滞，故加丹参增强活血化瘀之力。三诊皮损面积明显缩小，未见瘙痒，病情明显改善，守方继服以巩固疗效。皮肤瘙痒症迁延难愈，治疗不可急功近利，故中药药浴共治疗 2 个疗程，耳穴疗法共治疗 3 周后停用，缓图收功。纵观治疗全程，遵循“复形-理气-调神”的治疗原则，内外合治，既补益气血、调养心神以治本，祛风止痒以治标，有补有散，标本兼顾，故获良效。

参考文献

- [1] 赵辨. 中国临床皮肤病学[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523-525.
- [2] 何清湖, 秦国政. 中医外科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226-228.
- [3] WELZ-KUBIAK K, RESZKE R, SZEPIETOWSKI JC. Pruritus as a sign of systemic disease[J]. Clin Dermatol, 2019, 37(6):644-656.
- [4] 朱学骏, 顾有守, 王京. 实用皮肤病性病治疗学[M].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7: 212-215.
- [5] 王波, 申国庆, 龚春燕. 某院 2008—2015 年 H1 受体阻断剂的不良反应报告分析[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16, 36(23):2102-2104.
- [6] 宋玮, 黄慧敏, 余倩颖, 等. 基于“症状-病机-方证”分型辨治皮肤瘙痒症[J]. 中医杂志, 2019, 60(18):1607-1610.
- [7] 夏婕. 中西医治疗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的研究进展[J]. 皮肤病与性病, 2020, 42(3): 343-344.
- [8] 杨旭. 慢性瘙痒性皮肤病患者的焦虑/抑郁障碍研究[D]. 遵义:遵义医科大学, 2023.
- [9] 张钟艺, 张永, 宋玮, 等. 基于“形气神一体观”探讨斑秃的诊疗思路[J]. 四川中医, 2024, 42(6):36-41.
- [10] 王志斌, 王洋, 黄玮杰, 等. 基于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探讨微观指标在中医辨治中的应用[J]. 中医杂志, 2024, 65(4):337-340.
- [11] 杜渐, 李黎, 王昊, 等. “所以任物者谓之心”: 中医心理学的心神感知论[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1(2):130-131, 133.
- [12] 宋玮, 周水涵, 冯全生, 等. 基于“玄府-腠理-三焦”理论辨治胆碱能性荨麻疹[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1):243-246.
- [13] 韦梦铃, 付西, 王玉婷, 等. 基于形气神一体观论中医肿瘤发生学[J]. 中医杂志, 2021, 62(14):1197-1199, 1204.
- [14] 宋玮, 张钟艺, 贾波, 等. 解痉法分型辨治皮肤瘙痒症[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5): 2471-2474.
- [15] 张家俊, 陈文为. 中药酸枣仁、龙齿、石菖蒲对小鼠脑组织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物的影响[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5, 66(6):64-66, 70.
- [16] 王雯雯, 仰榴青, 李永金, 等. 南、北五味子提取物对小鼠镇静、催眠作用的影响[J].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2008, 14(2):122-123, 126.
- [17] 宋玮, 艾儒棣, 陈明岭, 等. 运用解毒安络法内外合治多形性日光疹[J]. 中医杂志, 2024, 65(11):1154-1158.
- [18] 宋玮, 周水涵, 王欢欢, 等. 艾儒棣基于“内外并治”分型辨治湿疹经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0, 35(9):4449-4452.
- [19] 王莹莹, 吉佳, 杨昆吾, 等. 循经刮痧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1, 27(3): 527-530.
- [20] 赵冬, 卢春霞, 黄冠, 等. 刮痧介质的临床应用及效应分析[J]. 中医杂志, 2018, 59(7): 573-576.
- [21] 赵志聪, 翁仓山, 郭亮, 等. 霍霍巴油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前景[J].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24, 46(5): 977-984.
- [22] 张心梅, 章文春. 从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探析“心藏神”与“脑为元神之府”[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4, 39(11):5737-5741.

AI Rudi's Experience in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Skin Pruritus Based on the "Unity of Restoring Form, Regulating Qi, and Harmonizing Spirit"

SONG Wei¹, YANG Tianlin¹, ZHOU Shuihan¹, ZHANG Jie², YU Qianying¹, XIAO Min¹

1.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2; 2.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gdu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Professor AI Rudi's experienc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kin pruritus based on the "unity of restoring form, regulating qi, and harmonizing spirit", employing internal herbal medicine combined with external treatment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re pathogenesis of pruritus is the "imbalance of form, qi, and spirit", with disturbed spirit as the onset, disordered qi as the key pathogenic factor, and physical changes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ease.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follows "restoring form-regulating qi-harmonizing spirit", with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rapies, and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deficiency and excess. For excess conditions caused by pathogenic disturbances to the heart spirit, treatment is based on different patterns of wind-heat, damp-heat, and blood-heat, using Sangye (*Morus alba*)-Sangbaipi (*Morus alba cortex*)-Longchi (*Draconis os*) to disperse wind and clear heat, calm the spirit; Difuzi (*Kochia scoparia*)-Qinghao (*Artemisia annua*)-Tanxiang (*Santalum album*) to clear damp-heat and aromatically open the spirit; Mudanpi (*Paeonia suffruticosa*)-Chuanxiong (*Ligusticum chuanxiong*)-Shuiniujiao (*Bubalus bubalis cornua*) to cool the blood, activate circulation, and calm the spirit. For deficiency condition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nourishment of the heart spirit, treatment is based on patterns of qi deficiency or blood deficiency, using Huangqi (*Astragalus membranaceus*)-Fuping (*Lemna minor*)-Wuweizi (*Schisandra chinensis*) to tonify the qi and stabilize the exterior; Heshouwu (*Polygonum multiflorum*)-Jili (*Tribulus terrestris*)-Shouwuteng (*Polygonum multiflorum vine*) to nourish the blood, moisten dryness, and calm the spirit. External treatments integ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ies such as medicinal baths, gua sha, and ear acupuncture, with custom herbal wash formulas for restoring form, jojoba oil gua sha for regulating qi, and ear seed therapy using Wangbuliuxing (*Vaccaria segetalis*) for harmonizing the spirit, achieving a holistic treatment effect for form, qi, and spirit.

Keywords skin pruritus; Jiao Yao (triplet herbs); unity of restoring form, regulating qi, and harmonizing spirit; medicinal bath; gua sha; auricular therapy;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AI Rudi

(收稿日期: 2024-12-08; 修回日期: 2025-01-17)

[编辑: 果形, 焦爽]

广告

欢迎邮购《中医杂志》过刊

2000、2001年合订本每本100元, 2002、2003年合订本每本105元, 2004年合订本115元, 2005年合订本125元, 2007—2010年合订本, 每本140元。2011(缺5、6期)—2013年每册9.80元, 2014(缺21期)—2017年(缺3、5、15、18期)每册15元, 2018年(缺5、7、9期)每册20元, 2020年(缺7、8、9期)每册20元, 2021年每册20元。2022、2023年每册30元。2011—2013年合订本, 每年4本, 全年280元; 2014年合订本, 共4本, 全年400元; 2018—2021年合订本, 每年4本, 全年600元; 2022、2023年合订本, 共4本, 全年800元。《中医杂志》2006—2008年增刊每册40元。

以上免费邮寄, 如需挂号每件另加3元。

欲购者请汇款至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收款人: 中医杂志社

或关注《中医杂志》官方微信(zyzgzzh)购买。邮编: 100700, 电话: (010)64089195。